



說苑卷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
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
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
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
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由包胥立於秦
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
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



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大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

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賦。

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止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止故不爲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止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其不知止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

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日

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
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
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
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
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
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
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
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國語卷四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
謂申生曰、爲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
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
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
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
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
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
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
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

卷四

七

日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據左氏傳懷公執狐突殺之身自殺報太子事

見左氏傳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三見左氏傳文小異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

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韓詩外傳卷十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

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

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

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

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門。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洩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

吾聞古之士犯患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
隰侯重仗楯伏炭。一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
杞梁曰：汝無勇乎？向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
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
死。與子同其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
長受賜非可行也。且雖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
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
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陁。而隅
爲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
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爲？人臣之禮。邪？雍
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
死之。而王曰：子何爲？死。車右對曰：爲其鳴吾君也。王
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勿難而死。知不
之乎？齊王曰：左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
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
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上見此說多事而高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苦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君

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母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

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爲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

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也

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

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

李銜曰宋去康以
王臣逼康不心病死
既後

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薨，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

上

佛盼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問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受。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問佛盼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爲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楚王高其義，待以

司馬

佛盼以子田基作田英又小異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賁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賁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

佛盼外傳以作刑蒯蒯作何步同

罷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曠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人王歊，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歊之故，已而使人謂歊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歊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歊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歊布衣義，曾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脰，物覺人事却。

呂氏特君賜作柱
厲并事君教以
文男同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
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
黨佛受爭却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
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
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
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
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昔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
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葭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
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
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
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
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呂覽之忠也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
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
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
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四終

說苑卷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

誅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悃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僇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過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入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

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

譬猶居室中有一人索然

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曰
史記吳起傳曰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成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武王曰：『廣之乎？平之乎？』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者不爲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僞，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爲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爲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爲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仁，况

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鼓鼗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鼓鼗弱，故反之。晏子遂從北面再拜而賀之，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鼓鼗弱，故反之。其

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斂，斂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觀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甯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甯仲曰：令國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卽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

刑其詞曰陛下初卽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之統命滌煩文除民疾存亾繼絕以應天德天
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
昔秦之時滅着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
正言謂之誹謗道者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
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
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

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
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
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
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

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

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

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

謂一尚存也臣聞鳥鷩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古人有言誹謗

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除誹謗聽以格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改亡秦之一失尊遵文

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

興於世永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

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

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

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

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

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

曰善乃罷臺役

此文與詩書亦有詳
異而加史較動治致
益望有西潤也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讐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笑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矣。」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

見左傳昭十五年

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見左氏傳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爲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殺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事見唐于定國傳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寃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寃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

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堯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

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筦仲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筦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各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用天子使冢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

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闕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孤亡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

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闕。誠愚惑。夫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闕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縣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

此上事見魏系傳
即子說亦上同

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侍。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侍，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

國語異同

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嬖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毋乃不可乎？噫！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五終

說苑卷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縣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麀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蚤蚤巨虛也食得

爾正釋地作西方有比肩獸

說苑卷六

甘草必齧以遺蛭蛭巨虛。蛭蛭巨虛見人將來必負
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
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刑賞者亦亂
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佛中子雜一里同
史記趙世家高赫
作高共呂覽義高
高作高故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
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
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
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
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
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非南也。論初之作
高赫

呂氏春秋當受不
詳詳外傳三男同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
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
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
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
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

說苑卷六

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履不越。此之謂也。

第此子外餘說左
上
汜南說山行文出并
在席後徹黑黎花解
歸

晉文公人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土。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沈璧而盥。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

呂氏介主篇新序
第士篇史記音世家
小異

晉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乎。
文公卽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
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
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
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
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
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
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
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
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
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
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
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
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
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

佛兜封建初作懷也

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

淳吉作丙吉文
四考同

而得其賞，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今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
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
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郇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眾莫
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
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
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

言以事成因

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
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
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
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
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
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

史記平原君傳同
李談作李同大夫
公孫家諱也

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畫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存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口口覺愛士為十異
又見傳外什十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此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韓作平后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韓作平后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腦塗地用頸

兵部作滅諫血湔敵久矣

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事見左傳文小異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鬻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爲之下塗，自含而舖之。餓人再咽而能視。宣孟問爾何爲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致，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盂食，脯二胸，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爲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若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

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既及宣孟，向宣孟之面曰：「今固是君邪？請爲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且對曰：「何以名爲？」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遂鬪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史記去盜傳同
諱作爰盜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兒賄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對曰：「公見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

驚謝史侯

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帳率徒卒道出。令皆去。盜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者

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更聲。

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

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

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

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

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癘。吞

炭爲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

人畜。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

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

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

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

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亦見國策而文
小異

國語同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至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

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至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專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

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若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勸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出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

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
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
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
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
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締三百製。

布帛也。事亦赤布。十國舟都亦赤布。

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壞交假之道。則

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

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曰。吾

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夫方

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

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

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

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後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爲戲乎。淳于髡對曰。

李錯云甯氏之
後文子又是時
吳滅已久說証

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初見事初卷作遺飲

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溇邪。得穀百車。蟹堞者宜禾。人事部作蟹堞厚佳蟹堞王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

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

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

為能報。慙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

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一樹而擇之。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初見事初卷作青白

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

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為足

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

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

韓子外傳說左同

韓子外傳七載文

侯時子履任而獲

器禮而主之

同

韓子外傳說左同

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以下二事皆見存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邾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卽位

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鼃，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殺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

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六終

說苑卷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
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
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
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
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
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極機之禮。壹妃
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

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

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響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呂覽先己與後己
同作無衣公問為
異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聖人可與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爲，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

曰 佛說外傳三

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止，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

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姪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爲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注尚道在刊作尹
佚林異同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天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殺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
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
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
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
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
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于太叔善決而文。
公孫揮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
至。又善爲辭令。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
乃載。裨諶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
公孫揮爲之辭令。成乃受于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

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且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

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

投釣產部

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
 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糞、學焉得習、以是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
 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
 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
 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
 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
 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
 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
 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
 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
 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

每受賦官初易矣上其甚字

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

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諫。此之謂也。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

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竿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失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

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

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彙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彙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元樂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樂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雉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室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國語外傳十四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

後漢百官志注
懸牛頭賣馬脯
盜駭行孔子語
事

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齊人甚好鞞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鞞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以史記卷之七
怒按淮南齊俗篇
亦記此事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可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

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磨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牧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牧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八卷七

十一

西

